

具身认知视域下乡村工匠培育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康康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重庆 409000)

[摘要]乡村工匠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保障基础,研究通过优化职业教育培育乡村工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乡村工匠培育存在培育对象离农意识强且参培意愿低,培育内容不匹配且培育方式离身,培育体系有待完善且缺乏交互式培养环境,培育生态环境与功能失衡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以具身认知为理论依据提出如下实践路径:注重具身活动和体验,分层分类并加强嵌入式培育,提高培育对象的积极性;深挖本土文化,形成融合在地化、层次化的培育内容和身心合一的培育方式;强化场域建设,构建不断完善的交互式现代乡村工匠培育体系;调控培育生态,营造具身生成的内外环境。

[关键词]具身认知;技能学习;职业教育;乡村工匠

[中图分类号] G725; G442; TS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1-0119-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1.039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乡村工匠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保障基础。从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到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202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等已经逐渐形成乡村工匠培育的外部政策支持和导向,还需要从内部探寻乡村工匠培育的方法与路径。乡村工匠培育涉及多元主体的参与,现有关于乡村工匠培育的研究多聚焦在培育体制机制、培育模式、课程体系等相对宏观的维度,而较少从微观个体出发,从个体内部的具身生成到培育过程、体系以及生态的整个具身培育闭环等。此外,在实践层面存在培育对象离农意识高,培育内容脱域及方式的离身,培育体系有待完善且缺乏交互式培育环境、培育生态失衡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基础,回归乡村工匠培育的原点,营造良好的乡村工匠培育氛围,构建乡村工匠身心一体的实践语境,以推动乡村工匠培育高质量发展。

一、乡村工匠培育的具身性

(一)核心概念

具身性从哲学领域发展到科学实验证明,再递进到心理学,最终应用于教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身体学习、身体经验、学习方式等方面,其中身体是作为学习重要参与主体的存在。“乡村工匠”指能够扎根农村,学习、传承和发展传统技艺,并能够转化应用传统技艺,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技能人才。基于传承、发展和转化传统技艺的考虑,从具身性的身体学习、身体经验和乡村环境的具身性等方面对培育内容和方式进行科学设计,为提高乡村工匠的培育质量和效果提供新视角。

(二)具身认知理论与乡村工匠培育的内在耦合

1. 具身一身体是乡村工匠培育的基础。在西方,工匠(artisan)一词本义为“体力劳动”,后随着劳动形式的逐渐丰富演变为“技能、技巧、技艺”(art);在我国,工匠一般指有专业技术与艺术特长的手工艺劳动者。无论剪纸、编织、雕刻

还是建筑,都属于技术、技能范畴,需要具身一身体作为培育基础。乡村工匠的学习过程就是技能习得过程,技能属于学习内容维度。教育心理学家克伦巴赫(Lee J. Cronbach)、伍尔福克(Anita Woolfolk)、加涅(Robert Mills Gagné)等认为,技能是一种按要求、通过后天练习的身体运动能力,借助骨骼、肌肉及神经系统的训练,用一些行为活动表现出来的能力。例如,雕刻、建筑、编织等,主要是通过练习获得并运用知识来完成的学习活动。在转化传统技能,推动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发展,以及带动产业发展、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等方面都需要能够强化具身心智的人才。在乡村工匠的技能学习中,无论是技能展示的水平,还是工匠们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不断练习后而形成的复杂系统,都是具身性的,都离不开具身一身体这一客观基础。

2. 具身一情境是乡村工匠培育的条件。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心智根植于环境,心智、身体与环境是融合的有机体。无论在“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还是“嵌入式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的过程中,除了身体外还有情境这一关键要素。首先,情境是匠人们知觉、推理、经验积累等相关手工艺信息的外显器。其次,认知过程是综合了内外的统一体。最后,情境与认知不仅是因果关系,还是构成关系,情境直接影响认知,并成为认知的一部分。

结合培育乡村工匠过程中所涉及的情境,乡村、学习场域等都是关键性因素。因此,乡村是人类生存的客观情境,更是农耕文化、风土人情、艺术元素等精神力量之源。而且受到市场青睐或者远销海外的乡村艺术品一定是立足于文化中国、乡土中国的高度与深度,且在特定的乡村情境中深挖创作元素,再用传统技艺制作出的传统手工艺产品,体现了情境、文化、创作、制作等的统一体。最后,乡村工匠实践活动的情境不仅是自然和客观的乡村,还是融合了特定场域中人文、习俗以及与人在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想象世界。工匠们的技能、技艺锤炼和展示是在这种综合情境中表现出的能力或者品质,在情境中显示出特有的属性、特征、价值、功能等。

3. 具身一图式是乡村工匠内生的要素。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具身体验经常、反复的出现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此即所谓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是由具身经验而形成的认知结构。意象图式种类主要包括空间图式、运动图式、

收稿日期:2026-1-9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具身认知视域下高职非遗大美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KJQN202304615);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标志性成果培育项目“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打造”(项目编号:BZ250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康康(1985—),女,甘肃武威人,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研究。

力量图式、一致性图式等,这些具身一图式都是通过身体与世界交互的经验关系而形成,通俗讲就是一种身体体验的累积。例如,许多杰出的园艺能手也许并不知道光合作用的化学方程式,但并不影响其成为一名优秀的园艺者;同样地,当优秀的乡村工匠拿起工具时,工具和身体成为“一体”,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一体”感知到力度、均衡度、测量度等,这种具身式的身体经验就是一种意象图式,是通过大量的实践工作积累而形成的。这种具身一图式能够使工匠们清楚地判断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或者从动作的第一步就可以预判出结果。由于这种具身一图式包括了抽象思维的隐喻,是一种思维的进阶性,体现了乡村工匠核心素养,因此无法通过简单的几场讲座、几节网络视频课程就构建起乡村工匠的具身一图式。

二、具身认知视域下乡村工匠培育的现实困境

乡村工匠队伍是中国工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乡土文化的传承主体,在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乡村工匠培育必将大有作为。但长期以来,对乡村工匠的培育忽视了对乡村工匠本身的关注,也一直未曾脱离在培育过程中离身性教学的窠臼。基于具身认知相关理论,围绕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过程、体系和生态四个维度分析乡村工匠培育的现状,将乡村工匠培育的现实困境总结如下。

(一)培育对象:离农意识强且参培意愿低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更需要人才来参与建设。无论是乡村振兴的推进还是美丽乡村的建设,都离不开乡村工匠这一培育对象。然而,当前存在乡村工匠培育对象离农意识强和参与培训意愿低等现象。

一方面,受历史中对匠人形象的歪曲与误解,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有“轻工”的传统,认为工匠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地位低下、劳作辛苦且入不敷出的生活状态,至少不会成为就业方向的第一选项。此外,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相关的生产劳动,把在城市立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甚至他们读书或者学习技术技能的目标也是“逃离”农村。根据中国2018—2022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结果,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毕业生五年内只增加0.2个百分点,农学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的排名最低。根据智联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在2023届、2024届毕业生期望就业的行业分布中,与其他行业相比位于农林牧渔业的是最低的;同时,2024届毕业生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等行业的就业率达26.4%,由此形成强烈对比。这也解释了为何乡村工匠的数量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需求呈失衡状态。

另一方面,从培育对象的参培意愿来看,农民群体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受教育时间短。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数有31422万人,其中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占34%,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及以上的仅占8.3%。由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部分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自我提升的意识和学习的主动性不高,而且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认识不清,以致他们的参培意愿较低。受认知、信息壁垒等影响,农民群体大多对职业规划与成长以及技术骨干、能工巧匠等概念的认知不足。据调查,“在未参加培训的农民中,有相当比例的人选择不参加的原因是‘耗时耗力’和‘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其次是‘花费不菲’和‘听不懂’”。

(二)培育过程:内容不匹配且培育方式离身

如何进行乡村工匠的培育是整个培育工作中关键的一环,也是提高乡村工匠培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但现阶段主要体现出培育内容与需求不匹配、在培育过程中未脱离离身性教学的窠臼现象。

一方面,乡村工匠的培育内容存在与现实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培育内容既没有根据培育对象的年龄、类型与层次进行区分,也没有考虑新型技能、创新工艺等现代市场的需求,且未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数字技术等进行内容的更新和升级。例如,市场需要主要从事刺绣印染、纺织服饰、编织扎制、雕刻彩绘、传统建筑、剪纸刻绘等领域的乡村工匠,但实际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的内容深度不够、力度不足,未能发挥培养乡村工匠的教育潜力,由此极大地阻碍了乡村文化建设进程。未来应根据具身认知理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的条件、变化过程、内部规则与介入力量等进行梳理与分析,及时更新或升级乡村工匠培育的内容。

另一方面,乡村工匠的培育方式具有离身性。一些培育方式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集体授课多、分组授课少、未从培育对象本身的特点与需求出发等问题。乡村工匠培育这项课程大多以技艺类为主,也涉及农村特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产品的推广与展出等,这些课程内容都是需要基于实践积累和主观经验才能习得的。例如,木工工艺包括从主体对客观材料——木材原料的选择到具体运用,再到一些“手感”的信息处理等,都蕴含具身心智特性,但目前单一或者简单的培育方式具有明显的离身性。实际培育中也会有技艺高超的手艺人,因为手艺颇具威望使其作品受到市场青睐甚至获奖,但是许多手艺人无法用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领悟本领域的技能或者作品,而太高深的理论知识和离身性的培育方式造成农民听不懂、用不到。

(三)培育体系:体系有待完善且缺乏交互式培育环境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工匠技能习得过程是身体学习、身体经验、学习方式等共同作用的过程,既要考虑主体的心智,又要考虑其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同样,培育现代乡村工匠时除了考虑培育对象和内容、方式外,还应考虑乡村工匠培育各学段、各层次、短期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等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培育主体与乡村行业和企业之间、乡村工匠的服务面向之间等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从实际来看,仍存在培育力量多元分散、不够配合、协同力不够等问题。

一方面,乡村工匠培育的多元主体呈分散状,统筹协调力度不足。虽然政府、相关企业、职业院校、培训中心、推广中心等乡村工匠培育的主体架构已经形成,但还存在体系运行机制不畅、动力机制不足、保障机制滞后等问题。此外,由于对乡村工匠的现实需求不够了解,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对相关人才的数字素养和创新素养缺乏整体规划。

另一方面,乡村工匠培育的体系不够完善,缺乏有效整合。乡村工匠培养应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展开,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乡村工匠培育体系,以全方位、全过程、有针对性地对各学段、各层次的乡村工匠进行有效指导。但是,实践中存在乡村工匠培育的相关政策具体实施不到位,培训内容未明确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农民培训,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培训中心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案,具体培育课程同质化等问题。

(四)培育生态:环境与功能存在失衡问题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化,乡村工匠培育的相关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的需求相比,还存在乡村工匠生态环境失衡和功能失衡等相关问题。

随着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原有以乡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城市密集化和乡村稀疏化的并行特征。从生态环境来看,乡村的建设与发展急需更多爱农村、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乡村人才,而现在很多青年人从主观意愿上来说不愿回到农村,甚至很多家庭也不愿把子女送到农村教育类职业院校接受培育。从体制机制来看,新型农民培育对象遴选门槛高。例如,安徽省2019年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实

施办法中明确,培育对象要有初中以上文化,而现实中我国农村中多为中老年人,且文化水平低。从经济功能来看,产业方面优势还未凸显,盈利见效慢,由此造成就业后再改行的人数较多。从社会评价来看,存在轻视乡村工匠教育现象,崇尚乡村传统技艺大师的风气还未形成,乡村工匠的社会价值有待认可、艺术价值有待挖掘,培育生态还有待重构。

三、具身认知视域下乡村工匠培育的实践路径

乡村工匠培育的现实困境实际上反映出在新时代乡村工匠培育的过程、体系、生态等方面要紧跟产业发展需要,更新培育理念,基于具身视角和整体性思维来优化培育工作。

(一)注重具身活动和体验,分层分类并加强嵌入式培育,提高培育对象积极性

面向农业强国的建设目标,乡村工匠培育需要聚焦工匠精神,通过弘扬传统技艺中的文化价值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工匠培育的双向发展。首先,职业教育应逐步从简单的技能培训转变为注重身心整合的乡村工匠现代式培育。一是从器物制造、乡村设计与规划、乡村建筑和非物质文化中的手工艺以及乡村新兴产业等中着眼,借助学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三大职能平台,结合手工艺中的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凝练技艺经验,如“塑诀”“篆刻诀”等经验口诀,注重身心融合,使培育对象通过具身的、主动的工匠实践活动促进其认知的形成,通过身体经验的积累促进其技能的熟练。二是通过深挖技艺中的文化内涵,使受培育者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唤醒受培育者内心的乡土情感,从乡村文化和传统认同感层面激发主体的获得感,以获得感、荣誉感和满足感提高受培育对象的积极性。其次,以受培育对象为主体,按照其年龄、文化背景、产业分类、从业意向等条件进行分层和分类培育。此外,针对群体特征、手工艺类型,从传统器物的艺术化、生活化、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嵌入式培育,使受培育对象从工作劳动到人生价值方面产生认同感。

(二)深挖本土文化,形成融合在地化、层次化的培育内容和身心合一的培育方式

在建构论的视角下,具身认知强调的是身体的构建。“认识的发生、学习过程的进行不是由外到内的机械反应过程。对于世界的知识不是有关这个世界的‘客观映像’,而是通过身体的结构、感觉—运动系统的特殊通道而形成的,是被我们的身体‘构建’出来的。”因此,如果说如泥塑等技艺的掌握或者各种铸铁、编织等技艺的学习,都是经过不断练习而获得的类似“身体图式”的经验,那么在教育主体培育乡村工匠的过程中,应不断促进其技能的获得与身体经验的积累,注重“身体图式”的不断强化与拓展迁移。一是在具身认知理论指导下做好技能教学、实训练习等相关的教学设计,并营造好乡村的具身学习环境,同时为手工艺的内生性产生提供好条件。很多手艺人、非遗传承人既有绝活又有技术,但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背景。职业教育要发挥引领阵地作用,在服务传统手工艺振兴背景下聚焦乡村培育工匠,基于身体经验传授和传播传统乡村手工艺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和科技内涵,促使学习者能够感知、获得和热爱它们,这是乡村技艺传承的力量之源。二是培育主体应充分发挥好教育资源优势,融合本土文化,将不同技艺、技巧等凝练为通俗易懂的内容,并通过可视化、可操作化的流程等与身体图式有机融合,从而提高乡村工匠的培育效果。

(三)强化场域建设,构建不断完善的交互式现代乡村工匠培育体系

“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具身交互是具身学习环境的构建基础,亦是促进学习者概念内化与素养生成的有效保障。”乡村是乡村工匠学习和实践的主要场域,也是学习工艺、技能内容的母体所在,因此在乡村工匠的具身学习中,无论是作

为客体的乡村环境还是与具身认知耦合的环境,都需要依托乡土文化进行乡村工匠的具身培育。乡村工匠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服务于乡村环境。他们围绕乡村生活,将一代代研制、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很多技艺进行系统认知,认真学习、熟练掌握,然后展示技艺,由此形成自身的获得感。一是乡村工匠的培育实施主体要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建立资源库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以乡村工匠技术推广应用与乡村工匠培育的环节、内容等交汇贯通,以此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场域内多方协作主体与产业互补共融、协同发展。二是为提高乡村工匠的参与感,激发他们的受培意愿,进而深挖、提取、凝练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面向农村手工产业,形成校、企、村多方联动的在地化、场域性协同培育机制。此外,需构建分层、分类、分阶段的乡村工匠多元评价体系,以提高培育效果,促进培育方式和内容的不断优化。

(四)调控培育生态,营造具身生成的内外环境

无论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生态学、美学或是存在论等方面的当代阐释,还是具身认知理论所强调的认知与身体、认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或是技能培育中的效果受到学习主体与外部环境间、与实践空间间紧密关系的影响,都需要对整个乡村工匠培育过程中的全要素进行调控,以优化培育过程,提高培育效果,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力保障。一是调控培育生态主体。乡村工匠培育全主体不仅包括参培者,还包括教育者、管理者等多元主体。要使受培育对象能够具身性地参加工匠技能培训,还要提高教育者、管理者的教育管理能力,使他们能够及时更新理念、更新知识,紧跟时代发展,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能力。二是营造具身生成的内外培育环境。乡村工匠的培育生态环境,既包括内部的教育、教学、课堂和校园环境,也包括教育政策、社会价值观、市场需求、乡村环境等外部环境。第一,不仅要整合、协调好政府、学校、企业等多方资源,完善好乡村工匠的培育机制与政策,还要具身性地考虑好资源运用、政策具体实施与落地等相关问题。强化师资、技术、资源等的共建互享,运用育训结合、以训为主的乡村工匠培育模式,以促进人才成长为目标,加强工匠认定等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第二,形成崇尚工匠精神的价值引领氛围,宣传大国工匠的贡献。各方力量应形成乡村工匠培育的共同体,逐步提升乡村工匠的社会地位,利用多平台、多资源积极宣传和提倡工匠精神。

参考文献:

- [1]宋岭,张华.具身化课程的核心特征及其故事性建构[J].课程·教材·教法,2019(2):37-43.
- [2]聂清德.孤独的匠人:乡村工匠教育生态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9,2.
- [3]叶浩生,等.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50.
- [4]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17-12-16)[2025-12-4].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
- [5]梁卓欣,欧阳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及职业培训协同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9(6):84-89.
- [6]谯欣怡,覃红羽.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教育逻辑、实践困境与发展对策[J].成人教育,2022(11):60-66.
- [7]童举希,陈蓓蕾,章霞.基于模块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创新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5(12):527-529.
- [8]叶浩生.身体与学习: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教育研究,2015(4):104-114. (下转第127页)

顾、检视,同时,也是刘勰文才与治术的理论升华。《文心雕龙》有关文章创作之价值观、修辞术、辩证法的系统论述,对秘书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给予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刘勰对于创作主体道德修养、政治才干、知识积淀的深刻认识与理论主张,也为秘书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与借鉴。对此,我们必须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并高效推动这些理论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十三经注疏[M]. 阮元,校刻.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夏传才. 曹丕集校注[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2013.

- [4] 张少康. 文赋集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顾随. 顾随讲《文心雕龙》[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6]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邓云川. 基于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标准的秘书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秘书,2019(6):76-85.
[9] 赵忠富. 试论《文心雕龙》对当下应用文写作的借鉴意义[J]. 秘书之友,2012(2):35-38.

The Inspira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cretarial Talents

ZHAO Zhong-fu¹, WANG Lin²

-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0;
2.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0, China)

Abstract: As a foundational text in ancient essay studies,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s a monumental work that is both vast in scope and refined in thought, continually evolving with time. It holds significant insights and referential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secretarial studies today.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dvocates for practicality, elegance, and adaptability in creative writing, providing direct value guidance and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writing instruction in secretarial studies. The emphasis on moral cultivation, political talent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when discussing creative subjects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lso offer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secretarial studies.

Key words: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secretarial studies; talent development; writing teaching; comprehensive quality

(责任编辑:陈思婷)

(上接第121页)

- [9] 钟柏昌,刘晓凡. 论具身学习环境:本质、构成与交互设计[J]. 开放教育研究,2022(5):56-67.
[10] 林克松,曾亭.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乡村工匠培育的

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3(16):80-87.

- [11] 邓文勇,孙婵婵. 职业教育培育乡村工匠的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3(20):98-104.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Possible Paths of Rural Craftsman Cul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KANG Kang

(Chongq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ourism, Chongqing 409000, China)

Abstract: Rural craftsmen are the main forces i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esource security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Research on optimiz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rural craftsmen is of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craftsmen, such as a strong desire to leave agriculture and low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mismatched training content and disembodied training methods, an imperfect training system lacking in interactive cultivation environments, and an imbalance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unctions of cultivation, etc.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path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mbodied cognition: focusing on embodied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stratified and categorized embedded cultivation to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trainees; deeply exploring local culture to form integrated, localized and hierarchical training content and a training method that unifies body and mi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ields to build a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nteractive modern rural craftsman training system; and regulating the cultivation ecology to create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embodied generation.

Key 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skill learn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craftsmen

(责任编辑:范新菊)